《诗经》女性审美传统的文化意蕴

朱荣梅[1,2],杨亚丽[2]

(1.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10062;2.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诗经》女性审美视角主要包括外在的容貌、形体,内在的品德、性情,这四方面均可对应于意象:花、水、玉、月来表现。后世文学不断吸收这些丰富营养,并继承和发展,形成女性审美传统即女性与花水玉月文化割舍不断的民族血缘情结,也造就中国古代整体审美典范,更多崇尚的是与女性审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中和、阴柔虚静、玄远飘逸的气质。

关键词:《诗经》;女性形象;审美传统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8)04-0116-04

马克思说过:"每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据统计,《诗经》中涉及到女性形象的诗歌共有101首,约占诗经篇目的三分之一,有学者据此而称这部作品为女性文学。[2]《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百花苑中的一朵耀眼的奇葩,开启了中国文学璀璨的画卷,它的诗篇中与女性相关的一些意象原型逐渐变成了民族女性审美文化意象,与女性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情结。

一、赞誉连绵的花间丽人

《诗经》里大量用花比喻女性的色美,用极富生命力的娇艳鲜花为喻象,美女如花成为中国传统女性审美经典。所谓秀色可餐。我们打开《诗经》,"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之如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兰,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陈风·泽陂》)篇中反复不断变幻的花草展示出了诗人的关注点:这里有一个如荷花一样清爽、兰花一样芬芳、菡萏般闪耀着青春光润的姑娘。还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花)"(《桃夭》),夭夭,花婀娜多姿状,暗喻新嫁娘容颜明艳娇美,极具神韵,"美如英(花)"(《汾沮洳》),"华如桃李","唐棣之华"(《何彼秾矣》)"颜如舜华","颜如舜英"(《有女同车》),"有女如荼"(《出其东门》)"视尔如荍"(《东门之枌》),我们看到《诗经》里赞誉女子颜色美就说她像桃花、李花、唐棣花、舜花、锦葵、荷花一样,或鲜艳夺目,或典雅大方,或清丽俊秀。那艳丽的桃花,正象喻着"之子"的美丽,象喻着少女的馨香和青春的气息。清代诗经学者姚际恒对此评价极高,其《诗经通论》说:"桃花色最艳,故取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方玉润也说:"(一章)艳艳,开千古词赋香奁之祖。"[3]14英国王尔德曾说过:第一个把花比作女人的是天才。《桃夭》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桃花比作少女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才的比喻。

花开色美,花败人衰,花落人亡。自《诗经》之后,花便与美女结下不解之缘,花,这一美女的喻象,

收稿日期:2007-09-11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1世纪初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06G35)

作者简介:朱荣梅(1978-),女,陕西长安人,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助教,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典文学、应用写作。

也实实在在走到了女性的身边装饰点缀着女性的美,李白有《宫中行乐图》:"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薇。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小宫女在头发上插满了鲜花,一脸娇柔可人的神态。再看"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可那桃红、佳人、韶光现如今俱在么?至于王昌龄的《采莲曲》中"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朵朵盛开的荷花之间采莲女的脸颊更是无比娇美。更有《牡丹亭》中那姹紫嫣红、赏心悦目、幽然静绽的花丛,它把杜丽娘的美丽姿容变得更加鲜亮的同时,她的心情似乎也更加寂寞了。花是女性的装饰,花更是女性的性情、气质、风度。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特定的花已经成为某种品格的象征。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梅素称岁寒三友之一,这些都对后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是以女儿为轴心的情况相对应,曹雪芹创造了一个以花为中心的意象群……起用色香品格不同的花,来喻指书中众多的青年女子:牡丹一宝钗,芙蓉一黛玉,海棠一湘云,榴花一元春,玫瑰一探春,莲藕一香菱……写到了关合各人个性气质姿容品貌各异的花,诸如富贵的花,清幽的花,娇嫩的花,带刺的花,斗寒的花,迟谢的花等等;更把人带到了由那含苞的花,盛开的话,结子的花,解语花、并蒂花、楼子花、鲜花着锦、饯花葬花、花魂默默等等构筑的情趣迥异的境界。"[4]

二、倘佯水边的曼妙女郎

水,与人类生存极为密切的自然物质,在经历了极为漫长而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之后,已然成为装载极具复杂深层文化内蕴的原型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相当多的成分是与对女性的认识相重叠的。诗经中"在水一方"的伊人,屈原"目眇眇兮"的湘夫人,到曹植倾心爱慕的洛水女神;从苏轼"望美人兮天一方"的慨叹,到"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的女性悲吟,水与女性的共存共现,已成为中华民族自原始先民时代即已固定并流传下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女性与水的血缘情结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范畴,最早可循迹至《诗经》并突出表现于国风部分。据统计,《国风》中与水有关的诗歌共 42 篇,其中,涉及到女性的就有 28 篇,这里面不仅注重对女子外表的静态描绘,而且注重通过言笑举止突出其动人神韵,让人感受到这些女子妩媚的同时,亦体味到她们从容自由的心态和鲜活亮丽的生命。

《诗经》中貌美如花、体态轻盈的女性常常以水为背景,她们的活动地点如劳动、恋爱、相思大多是在水边进行,春日烂漫的溱洧水边,迷茫浩淼的汉水之滨,清澈澄明的淇水边,在洋溢着自然生命气息的水边,天然健康的女性焕发出广泛的活力和柔美,她们神态似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波光流转,顾盼生辉。她们轻盈体态如水,亭亭玉立,婀娜多姿,匀称舒展富有优美的曲线,"舒窈纠兮"(《月出》),"窈窕淑女"(《关雎》),"舒忧受兮","舒夭绍兮"(《月出》)。对于其中"窈纠"一词,余冠英解释为"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就是曹植《洛神赋》所谓'婉若游龙'",也就是形容佼人"行步安闲,体态苗条","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郑风·有女同车》)美丽的孟姜像木槿花一样鲜艳,体态轻盈,似鸟儿飞翔般婀娜飘逸。她们柔情似水:"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唯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郑风·溱洧》)温馨春日,涣涣春水,往往会引动人们与伊人相共的柔情,难怪贾宝玉赞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诗经》中有不少水与情事结合的篇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陈风·泽陂》)"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周南·汉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水还增添了佳人的美感,使君子步人审美的幻觉,水成为不可逾越的距离,在水一方的伊人,天水之间,遥遥不可触及,沉淀成为一种愁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传达着一种悲剧心理,一种阴柔隐秀的美。

三、佩玉琤琤的女中君子

"玉,石之美者"(《说文》),它比石器质地坚硬具有更佳的使用效果,采集和打磨也更有难度,又有丰富的纹理、柔和的光泽和温润的触觉,使它成为贵重物品而受到人们器重。在周人的社交活动中,玉被视为最重的礼品相赠和回馈,"锡(赐)尔介圭,以作尔宝"(《诗·大雅·崧高》)、"何以赠之?琼瑰玉

佩”(《诗·秦风·渭阳》)、“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卫风·木瓜》)玉在周代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它不但保留了几千年来积淀在它身上的贵重成份,而且随着周人崇尚精神品德的文化特点的形成又被赋予了新的高尚典雅而完美的品格,通常用来比喻有德的君子,以为它的质地、光泽、硬度、纹理、音色体现了仁、义、智、信、洁的美德,所以主张“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成了时人最崇尚的佩饰,而佩玉的摆动发出的悦耳之音,正与淑女端庄典雅的举止相协调,共同组合成一种和谐的美的风范,很漂亮的女子,但更美的是其悠娴雅致的举止,所以能使男子“情念虽深,心非淫荡”,不敢有丝毫菲薄之意。再如言女子之美,常用玉作比,喻为“有女如玉”(《周南·野有死麕》),“彼其之子,美如玉。”(《魏风·汾沮洳》)女子还常以玉为佩饰,如“佩玉将将”(《郑风·有女同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卫风·竹竿》)。美玉与美人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共鸣。对玉的偏爱,使人们有意在玉身上寻找时尚所推崇的种种美德,这才有了以玉比德的独特文化,也体现周人审美理想:温柔贤淑。在周人眼中,评价一位女子美丽与否的最核心的标准便是“以德为美”,着重强调女子内在的精神气质。三百篇开卷之作《关雎》就为我们迎来了中原文化圈中的第一位美女——“窈窕淑女”。这位令君子“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女子,到底美在何处呢?诗中用“窈窕”和“淑”字来形容。“窈窕”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然而在先秦时期“窈”和“窕”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说文解字·段注》中讲“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淑”是善的意思。从古人对这三个字的训释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周人在赞美女子时更加侧重的是其心灵深处的品性。

后代文学一般想要体现女性的美德,就集中在女性玉饰品描写及人体美的玉意象上,《羽林郎》里胡姬“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陌上桑》里秦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头上玳瑁光,耳着明月铛”,玉几乎也是女性人体美的象征词,对女子白皙苗条的肌肤身段称“冰肌玉骨”“冰清玉洁”“温香软玉”、称女子容颜为玉容,“玉容谁得顾,倾城在一弹。”白齿为玉粳,“白酥润冰笋手,乌金渍玉粳牙。”手臂为玉臂,“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玉腕“仙仙徐动何盈盈,玉腕俱凝若云行。”玉指“玉指调筝柱,金泥饰舞罗。”尤三姐饮剑,也如揉碎桃花,玉山倾倒。玉外表的圆润光滑、色泽柔和、给人一种温馨、宁静、和谐的感觉,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美。

四、月色皎皎的女儿情怀

月亮,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母题,是一个积淀着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始意象,“对早期母系社会(包括埃及、非洲及波斯等地)的研究发现,象征女性的月亮女神在当时部落生活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当母系社会渐趋成熟,月亮更逐渐取代了大地女神的地位,且成了众生之神。”[5]在中国诗歌史上,《诗经·陈风·月出》第一次传达了月亮和女性之间的对应关系,“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勾画出了一位想象中的在月光下婆娑起舞的美人。“月光和美人交相映衬,使女子的容色之美和体态之美,融入朦胧月色之中,使‘佼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具有一种朦胧的美。也使美女与月亮紧密联系在一起,写月之皎洁,旨在‘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郑笺》),用明月比喻心爱姑娘的肤色在我国文学史上可算是最早的一篇了,这是一个天才的创造,以后文学作品,用明月写美女多少受到它的影响。”[3]344

月亮柔和、随意的光辉,更能唤起人们心灵深处的情感,更加强烈大胆的表现真挚的情怀。《诗经·东方之日》中“东方之日”“东方之月”不仅有时间意义更有烘托女子形象和净化诗境的多重作用,诗人把女主人公放在皎洁的月光下,读者自然想象到她“眉目艳新月”(李白《越女词》)的姣好姿容,更感受到她纯洁坦荡的心灵。此后,文学作品中就常以日月来形容烘托美人了。请看,宋玉《神女赋》曰:“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由于把男女恋情放在朝日、夕月这两个特定场景下,诗的境界既壮阔、明丽、光华灿烂而又空灵、柔和、澄鲜清澈,把这对青年男女的恋情烘托的既热烈欢快,无拘无束,又温柔亲切,缠绵悱恻,具有更为动人的魅力。”[3]241

见月思美人,以月比美人,浪漫神秘,温柔迷人的月亮是女性的象征,也蕴蓄着女性的情感,诗人所揭示的对应关系已经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得到历史的继承,为后代诗人的构思提供了由此出发的艺术前提和继续发展的方向。“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

上窥明月"(《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常建·宿王昌龄隐处》)。M·艾瑟·哈婷在《月亮神话》中说:"无论在当代还是古典诗歌中,以及时代不明的神话和传说里,月亮代表的就是女人的神性、女性的原则,就像太阳以其英雄象征着男性的原则一样。"月代表了美,也代表了爱,后世描写月亮与女儿情怀的视角手法更加纯熟丰富,深化并提升了月亮原型的内涵,有明月、冷月、残月、斜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生查子》)"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西厢记》)……等众多的女儿情怀。

先民通过花、水、玉、月这几种自然界的视觉实体,融合色、形、态、味等多种生理和心理感觉,经过想象联想,在漫长过程中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积淀成为民族文化审美意象,更加呈现复杂性,正如廖群所说:"一手牵着原始的意象,一手牵着人文的话题,脚已迈进文明的门槛,这才应是《诗经》文化定位的所在。"[6]而女性与花、水、玉、月的立体、多元的审美文化血缘情结,直接参与和建构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生成,即崇尚阴柔、虚静、自然、中和,玄远飘逸的气质,并以此作为美学上的最高追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71.

[2] 冷国俭.诗经婚恋诗研究[J].佳木斯师专学报,1993(1):13-16.

[3] 金启华,朱一清,程自信.诗经鉴赏辞典[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2.

[4] 吕启祥.花的精魂,诗的化身[J].红楼梦学刊,1987(3):41-46.

[5] 文洁华.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中国境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9.

[6] 廖群.诗经与中国文化[M].香港:香港东方书社,1997:69.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Connotation From Female's Traditional View of Beauty in *The Book of Songs*

ZHU Rong-mei[1,2], YANG Ya-li[2]

(1.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2. *Yangl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female's traditional views of beauty in *The Book of Songs* mainly include the external appearance, figure, inner morality and emotion, which can be represented correspondingly by the following four images: flower, water, emerald and the moon. After-literature absorbs,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nutrition, and forms the female's tradition of beauty appreci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emotional link between female and the culture of flower, water, emerald and the moon, which cannot be parted with the national blood tie. This emotional link set the ordinary example of beauty appreciation in ancient China, which admires the harmony with that of the female's. As a whole, this modal can show the female's qualities of femininity, equanimity and elegance.

Key words: *The Book of Song*; female image; traditional views of beauty

《诗经》女性审美传统的文化意蕴

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 文献链接

作者： 朱荣梅， 杨亚丽， ZHU Rong-mei， YANG Ya-li
作者单位： 朱荣梅,ZHU Rong-mei(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 杨亚丽,YANG Ya-li(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刊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008，8(4)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6条)

1. 马克思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 1974

2. 冷国俭 诗经婚恋诗研究 1993(01)

3. 金启华. 朱一清. 程自信 诗经鉴赏辞典 1990

4. 吕启祥 花的精魂.诗的化身 1987(03)

5. 文洁华 美学与性别冲突:女性主义审美革命中国境遇 2005

6. 廖群 诗经与中国文化 1997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郝雪霞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4)
〈诗三百〉中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由于解读者所站立场不同、所选视角不同及身份和地位等的不同而使得〈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将〈诗经〉中出现的各种女性形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形并加以分析,有利于不同读者对〈诗经 〉相关篇章的理解.

2. 会议论文 陶琳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2004
本文通过对《诗经》中所涉及反映女性形象的众多诗篇加以全面的比较分析，来考察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个性特征、道德风尚、生活情趣，进而对《诗经》这部先秦典籍的历史性、社会性、思想性、艺术性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3. 期刊论文 姚婷 《诗经》中女性内心的激昂之声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2)
〈诗经〉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她们外在的容貌、形体,内在的品德、性情都独具特色.她们在诗中的形象异彩纷呈,有悲有怨有恨,有善有乐有悦.正是这些丰富的内心情感予以她们以灵魂和生命,也展现了她们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心理,展示出上古时期女子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同时,也生动再现了劳动人民的爱情婚姻生活,反映了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意识.

4. 期刊论文 何莉丽 自然纯朴秀外慧中——《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新西部(下半月)2009,""(7)
本文通过对〈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认为〈诗经〉中塑造了众多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 女性形象,她们集外在美和内在美于一身,表现出对人的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同时探讨了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5. 期刊论文 张志群.Zhang Zhiqun 《诗经》和《楚辞》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绥化学院学报2006,26(4)
〈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分别刻画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倾向.〈诗经〉女性外貌形体具有实用性审美色彩,性格上具有阳刚性特征,气质上属于世俗型风格;而〈楚辞〉女性具有纯审美色彩的外貌形体,阴柔型性格特征和浪漫性个性气质.二者作为文学的两大源头,分别奠定了后世女性描写的不同基调.

6. 期刊论文 史玉梅 《诗经·国风》与"花儿"中的女性形象 -攀登2007,26(3)
塑造女性美是各个时代文学的主题.〈诗经〉与"花儿"中的女性形象,均以自然健康、任性乐观的面目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的享受,使我们感受到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歌内在的创作规律,这也是人类发现美和创造美的审美积淀.

7. 学位论文 张雪梅 《诗经》时代女性审美论 2007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既包括以女性为创作主体的诗篇中的女性形象，也包括男性创作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对这些女性形象所具有的独特的美的特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清晰的了解人类文明之初的一个重要时期——周代社会的审美特点以及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
全文将近4万字，分为三章。
第一章是溯源部分。分析讨论了史前时期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审美观念的发展和女性的审美特质。从“美”“善”“好”等字源学意义、女性雕像、远古神话、原始陶器艺术等四个方面考察新石器时代女性所具有的丰硕的外形美，富有创造力和战斗力的内在精神美和安祥温和的情感美等。这些特点对后代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二、三章开始讨论《诗经》时代的女性美和审美特质。第二章主要通过分析《雅》、《颂》部分篇章中贵族女性形象和《周易》中对普通妇女的女性观来看西周初中期礼制下的女性审美特征，在周初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中，“以德为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审美观。
第三章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女性美和审美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开放和多样化的特征。这一点通过《国风》中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足以展示。男性创作的诗歌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透露出他们开始注意到女性的外在美，外美与内美的统一、结合是他们对女性的审美评价标准。其中外美与内美又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女性创作的诗歌不同于男性从外在描写女性，恰恰相反，她们忽略自己的外在，而专门写自己的心灵，抒写对生活的喜怒哀乐的真切心理感受。中国文学史上女性第一次与诗歌亲密结合，充分体现出了女性的诗情与才情之美，这种“美”的特质是情真、情重以及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男性作者和女性作者创作的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相互补充，完整地展示那个时代女性美和审美的全貌。

8. 期刊论文 鄂川秀.E Chuan-xiu 《诗经》与汉乐府爱情诗女性形象之比较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7(5)
〈诗经〉与汉乐府爱情诗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从女性自身形象、在爱情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恋爱方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从先秦至后汉,中国古代爱情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诗中女性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

9. 期刊论文 董要华 女性形象之再现——《诗经·国风》中的"水"意象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2006,23(z1)

《诗经·国风》中有关水的诗歌约有30余篇,所形成的"水"意象多表现女性的恋爱、婚姻、相思等主题,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很深的心理与文化内涵.

10.学位论文 李元江 《诗经》的女性之歌 2008

《诗经》中有关女性的诗篇众多，为后世诗歌所罕见。其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更是丰富多彩：桑间河畔，到处活跃着她们的身影；为国为家，贡献着她们的力量；言笑宴宴，表达着她们的快乐；忧心悄悄，思念着远游的丈夫。众多的女性形象丰富了《诗经》的人物画廊，深刻了《诗经》的思想内涵，充实了《诗经》的艺术世界。

《诗经》中的女性描写也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社会地位、个性特征、道德风尚、生活情趣等，是一幅清晰的历史生活画卷，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也可以给当下的妇女地位作一个比照，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作用。

本文通过对《诗经》中所表现的女性人物群像的梳理，进而深入体味她们的精神世界，在此基础上再对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层层深入、较为全面地把握和再现《诗经》时代的女性世界。

本文在对诗篇解题时博采名家名说，尤其采用对女性有较正面阐述的说法，再辅以合情合理的铺陈鉴赏，较为真实和公正地还她们一个本来面目。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不仅研究《诗经》中的女性之歌，也是对《诗经》中女性的颂歌。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lkjdxxb-sh200804025.aspx

下载时间：2010年6月1日